

# 五十年後重遊歐洲雜感 (三)

孟昭瓚

## 六 教堂林立，古跡燦爛的

### 義大利

#### 米蘭、威尼斯、與佛勞倫斯

我們早晨離開茵特拉根之後，天朗氣清，陽光普照，雖因山高稍有寒意，但峰回路轉，風景絕佳，大小瀑布，到處可見，不覺精神爲之一爽。通過新近完成之十八公里大隧道，縮短瑞義兩國交通，達數小時之久，而且平穩安全，更使人有工程偉大，人定勝天之感！因山路彎曲，中午僅達瑞義邊界附近，該處沒有加油站與規模較大的餐廳，我們即留此午餐，飯後約半小時抵達義國關卡，辦完手續後，繼續前進，約於下午三時到達義境之第一站米蘭。義大利北部之波河 (Po River) 平原，爲全國富饒之區，農產品多集中於此，有義大利米倉之稱，蠶絲生產，更爲著名。米蘭即位於波河上游，爲全國第二大城。

行程中到此爲止，可以說以前的旅遊爲遊覽風景；抵達義大利之後，數日內可謂完全欣賞古跡名勝。記得以前在中國大陸的時候，有一位美

國朋友對我說：「我們美國人感覺在中國所看到的一磚一瓦，無一不是古物。」可惜現在在中國大陸的古物，已片瓦不存！我們現在可以套用這句話說：「我們在義大利所看到的建築雕刻等，無一不美！」所遺憾的是我們不是內行，對於藝術一無所知，僅感覺到「美」而已。朋友們初自瑞士抵達米蘭後，都感覺到米蘭雖爲古都，建築宏偉，但街上人多雜亂情形，與臺北相比，可謂無獨有偶。其實，這可能是因爲過去一週內所遊的國家，都是風景最美、人民生活素質極高的國家，忽然抵達米蘭與之相較，當然會有差距甚大之感！他們偉大的教堂，古老的街市建築，和寬敞的馬路，輕便的電車，穿梭於林蔭大道之間等情景，我們還是望塵莫及。

威尼斯之名，對於我們並不陌生。第一，我們常聽說我國的蘇州有東方威尼斯之稱，因爲都是水都。其實，蘇州的水都，早已污染，變爲臭水溝了，現在的情形，我想更爲惡劣！蘇州原來由無數的小河流，縱橫交織於城內，與城外的大河相通，居民的糧食、蔬菜、柴草等，均由小舟運送。水上有許多半月形的拱橋，看起來甚爲美

麗。但是因爲日久無人管理，任由住戶在水中洗衣，刷馬桶，日積月累，已不堪入目，威尼斯是由威尼斯湖中之二百八十餘個大小島嶼組成，並有一百五十條運河，與長橋四百餘座，連絡其間擔任交通運輸之工具完全爲汽艇，其他交通工具如汽車等，一概不准進入，因而構成爲真正的水都。第二，因爲大家都知道，在元朝溝通中西文化的馬可波羅是威尼斯人。他入仕元朝達廿三年之久，所著東方見聞錄，對於中西文化與貿易之交流，貢獻甚大。我想當時到東方的海運未通，由威尼斯經波斯到新疆之絲路，輾轉抵達北京，其困苦的情景與堅毅的精神，與唐朝的玄奘赴印度習佛經的情形，有過之無不及。第三，在我國大專或高中的英文讀本中，都讀過莎士比亞的「威尼斯商人」的劇本或故事。在這齣劇中把猶太人「重利忘義」的情形，罵得淋漓盡致，莎翁戲劇的影響力是何等的廣大！我想現在世界各國的人，對於猶太人都沒有好感，不無關係。

由米蘭駛往威尼斯的途中，因屬波河平原，道路平坦舒適，中午抵達該市。因各型車輛均須停在碼頭上的廣場，所以遊人車輛，倍覺擁擠雜

亂。我們的行李由旅社照料運送，各人則魚貫而登上汽艇，首先到一家露天式的飯館午餐。所吃的是炸魚和炒通心粉。通心粉意大利叫「馬可羅尼」，據說就是馬可波羅自中國引進來的麵食。飯後穿過大街小巷，參觀聖馬克廣場，及馬克教堂，以及廣場四週店舖內各種精緻的玻璃用具和裝飾品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。夜間即寄宿於該市內之觀光飯店，遙望港內萬家燈火，與水光閃爍相映，亦頗為壯觀。威尼斯雖為羅馬帝國時代的文化中心，中古時期歐洲的第一貿易港，現在為義國的第三大商港，但畢竟是一個古老的都市，經不起悠久歲月的侵蝕，河邊房屋建築，甚多破爛，亦有下陷情勢，與比薩的斜塔，同樣的象徵着古國文物的搖搖欲墜！

佛勞倫斯是我們參觀的下一站，其命名之意義，據說就是「花的城市」，風景之美，可以想見。該市為中古時代的藝術發祥地，古時詩人，藝術家與科學家，生長於此者甚多。我們在教堂、博物館、宮殿，與其他各大建築內，所看到無數的雕刻名畫等，都是古代大藝術家的匠心作品。在某大教堂內，我們還看到地下埋葬着很多的大主教、藝術家和科學家。牆壁上也有極精緻的雕刻人像，如大詩人但丁及物理學上發明加速度原理的加里路。其他古跡名勝甚多，因時間有限，未能盡觀。我們在此所渴望看到的是附近比薩斜塔的真面貌，所以雖下午六時，仍驅車向西前進，到達時已下午八時左右，但當地時間仍是太陽高懸西山，我們能看到斜塔夕照的美景，也不虛此行。比薩斜塔是我在中學讀物理，講到力

學上重心的時候，在課本上所看過的照片，當時有很多奇異的幻想，現在親自看見它的真面目，也有滿足之感。

在這裏值得一提的，就是佛勞倫斯以東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個「插花」小國聖馬利諾（San Marino）。中國大陸上以前常有插花地的存在。所謂插花地者，就是在某一個縣境之內，有一塊土地，在行政上完全受另一個鄰縣所管轄。聽說以前山東主席韓復榘赴某縣視察，由該縣縣長陪同，行至某插花地帶時，有一羣老百姓向主席告狀，訴說其縣長如何的貪污腐化等，韓主席當場給該縣長一個耳光。等到縣長解釋說，這裏是插花地，受鄰縣治理，百姓所控告的是鄰縣縣長時，這位軍閥出身的主席，當即向該縣長握手道歉！聖馬利諾就是在義大利國境內的一個小國，面積有六十一平方公里，人口僅兩萬。軍隊一千二百人，國家財政收入，四分之一靠發行郵票，所以也有「郵票王國」之稱。在四周被義國領土包圍之下，行使其行政上獨立自主之權。歐洲的「插花」小國，尚不止此，其他如瑞典與奧之間的「列支敦士登」，人口僅萬餘人。法國境內之摩納哥，與法國西班牙之間的安道拉（Andorra）等，在我們看起來，是極為奇特的現象。其存在的原因，或由於歷史的演變，或是地形的特殊，但在我們個人天真的想法，也或許是由於人們對於戰爭的厭倦，總會想到有一個世外桃源，如歐洲的瑞士。在國內軍事政治紛擾之下，人們也何嘗不想有一塊乾淨土地？至於能否長久的實現，則是另外的問題了。

### 建築雕刻，藝術古國的條件

古都羅馬是我們歐遊旅程中，前十日的最後一站。在這段自維也納起，至羅馬止，所乘座的是一輛大型而豪華舒適的遊覽車，始終由一個名叫約瑟夫（Joseph）的奧國人駕駛。在這長程旅途之中，他的駕駛技巧使我們感到平穩舒適而安全。不僅如此，他到每一站時，須將近百件的行李，從車中搬上搬下，無絲毫勞苦、不耐煩，或不愉快的表情，這種認真負責，敬業樂羣的精神，使我們個個稱讚！臨別時還與我們大家很有禮貌的握手道別。想起在臺北商店購買東西的時候，服務小姐總是似睬不睬的樣子，有時候還問：「你買什麼？」好像是說：「你幹什麼？」把顧客看做小偷的樣子。還有公共汽車的車掌小姐，那副舊時新娘子的面孔，和怠倦而不屑於做這份工作的形象，是多麼鮮明的對照？

這是一件小事，往往由這類小事，就可判斷出一個國家的民族性，和它國勢的盛衰！記得以前蔣廷黻先生在英國講學，我們留英同學請他吃飯，歡迎他的時候，他講過一個故事。——「恕我開始的時候，就說過我寫的是雜感，想到那裏說到那裏，離題扯的太遠，也沒關係。他說：清朝末年由於對於外國的情形逐漸了解，李鴻章請了很多美國人來華擔任建立海關、鹽務，以及郵電等重要制度，給他們的官級和待遇都很高，因而引起留英回國學生的不滿。伍廷芳、唐紹儀就是被推出的代表，向李鴻章抗議說：「你任用這些人，都是我們的同學，他們在校的成績，比我們

差的多，為什麼不用自己的人，而聘用外人？」有些美國人聽到了這樣話，就和伍唐二人面談時說過：「你們所說我們在學校的成績不如你們，我們都承認。但是有三件你們做不到：第一，我們沒有很多的親戚朋友向我們借錢，或找差事。第二，政府給我們多少錢，我們就要多少，多一個我們不要，少一個也不行。第三，上司交給我們做什麼，我們就認真的去做，不多一分，也不少一分，也不會抱怨發牢騷！」伍唐兩人，聽了之後，啞口無言！

我們看完比薩斜塔之後，因為已到夜晚，即留宿在佛勞倫斯中途的一個小鎮，風景幽雅，有溫泉，也是一個觀光勝地。私人華美的別墅甚多，亦有多家一流的觀光飯店，我們所住的就是其中之一，名叫聖馬可飯店 (Hotel San Marco)，現代化設備，純歐式早晚餐，也頗有鄉野風味。次晨八時動身時街上還異常寂靜，並無行人。沿途因在路旁休息站多次停留，所以下午二時始達羅馬。

羅馬的名聲太大了。偉大的建築和古跡名勝，為世界之冠，也是羅馬帝國時代和現在的國都。你若是對藝術有興趣的話，經年累月也看不完！我們在這裏停留兩天，但仍是走馬看花式的觀賞，點到為止。著名的為梵諦岡的聖彼得大教堂，圓形古圓獸場，共和廣場，提伏利千泉宮等地，我們都看過，但以參觀梵諦岡和提伏利千泉宮，比較仔細。

提伏利千泉宮，在羅馬的東方，我們當天午飯後即開車前往，約一小時半到達。該地為天然

泉水經人工建造的風景區，有各式各樣的噴泉和水簾洞等。因建在丘嶺之上，在高處遠望，周圍景色，盡在目前。我們是下午去看，開在夜間，因噴泉配合有色電光噴出，五彩繽紛，景色更為美麗，蔚為奇觀。聞此風景區，為古時一富豪的家庭花園，捐給政府者。在來此參觀途中，曾看見路旁低窪處，堆積很多精緻細膩的白色大理石板，詢問導遊人為何堆放在曠野？據答稱，這是大理石礦，這種礦不在山上，而在地下，容易挖掘，而且質料堅固精細，光彩也好。聞悉之下，使我猛然想到，意大利的建築雕刻藝術之所以凌駕世界者，其主要條件為具有精美的大理石之天然資源與藝術家之善為利用。猶如我國江西景德鎮瓷器之天然條件，與傳統技術的配合，因而才能大放異彩的情形，並無二致。聽說大理石之主要產地，在義國西北部，距佛勞倫斯不遠之卡拉拉 (Carara)，質地純白堅實，更為精美。米蘭的大天主教堂，即純用大理石建造而成，足見其與建築雕刻藝術之密切關係。

### (七) 梵諦岡是反共的精神堡壘

#### 宗教信仰與共產主義

到羅馬而不去梵諦岡，等於沒有去羅馬。因為羅馬固然是羅馬大帝國，和藝術文化的古都；但同時也是世界上所有天主教會的總指揮部，和天主教的聖地，因而羅馬也有「聖城」之名。佔地雖小，確有自己獨立的行政系統。每天來此觀光，遊覽，或朝拜的，成千上萬。今年恰好是「

聖年」，所以遊人更多，擁擠不堪！據說以往由教庭規定每隔五十年，為一聖年，現在改為廿五年一次，今年我們適逢其時。「聖年」的意思，就是在這一年之內，梵諦岡的聖彼得大教堂，全部開放，任人進入參觀。我想大概是因為現在交通發達，旅遊或朝拜的人，日益增加，若仍按五十年一次，必然會使許多想來此的人，有向隅之歎！看情形將來也可能改為十年。

據我個人粗淺之見：凡是有宗教信仰的國家，都是反共的。因為宗教信仰是有神論，共產主義是無神論。宗教是講「博愛」，而共產黨是講「仇恨」。宗教是講精神的，而共產主義是講唯物物的。所以宗教信仰和共產主義，在觀念上是一百八十度的相反。在現在世界上比較重要的宗教，為佛教印度教，僅備促於一隅，回教雖有共同的信仰，但因內部利害衝突裂痕太深，無法團結。基督教雖共信基督，但教會派系林立，壁壘森嚴。若同屬一個教會的會友，親之若骨肉；若屬於他會，則視若路人。而且近年來，假借教會的名義，巧立名目，光怪陸離之現象，層出不窮，使人有無所適從之感！我國歷史上雖有佛教，回教，天主教和基督教之輸入，那不是中國宗教的本質。更有些外國淺浮之論，說中國是多神教，每家拜祖先，有些拜「關公」，也有些拜「媽祖」等。殊不知這些不能說是宗教，拜祖先是表示「不忘本」，拜「關公」，「媽祖」等廟，是為紀念古時偉人英雄，對於人類有供獻之意，和美國的華盛頓，林肯等銅像或紀念碑的意義相同。

中國的宗教是注重宗教的實質，而不注意其

形式上的神秘化和教條化。如果有人硬要問中國的宗教到底是什麼？我們可以對他答復說：「中國的宗教是儒教！」他們會反問：中國的孔子以前不有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」麼？不談神為何能稱它是宗教？我們也可以答復他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孔子以前也曾說過：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向天祈禱，非神而何？不過，我們稱它是「天」，「上天」或「皇天」，和他們叫它為「上帝」或「主」有什麼區別？我們對於「天」的解釋是「天道」，天道者，也就是「上天」所指示人類行為應遵循的軌道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！所以我們要講「神」的話，普天之下，只有一個，就是「天」，用其他的名稱代表，亦無不可。至於孔子，耶穌基督，穆罕默德，釋迦牟尼等，可稱之謂「天」的代表，替天行道而已。中國人驚歎時的表示，總是叫：「我的天呀！」和西洋人叫的：「My God! My Goodness!」到底有什麼不同？但是，把「天」描繪的過於神秘化，那就等於說，毛澤東的語錄可以治百病了！作善事可升天堂，做壞事將入地獄。在現在的太空時代，試問對於「天堂」究應作如何解釋？事實上，擺在眼前的是外太空裏有無數的星球，而這些星球上不過是沒有生物的沙漠和岩石！中國對於「天」的解釋，是「天道」或「天理」，比較起來，當然更為符合實際。

這種說法，絕不是我個人的成見。廿年以前我和唐縱、胡軌、查良釗、謝然之、余夢燕、郭克梯、羅賓時等，由何上將軍應欽先生領導，應世界道德重整會 (Moral Rearmament) 之邀，赴美國密希根北部湖上的一個觀光勝地，叫馬金諾島 (Maackinaw Island) 上，參加所舉行的世界性的大會。該會的領導人是巴克曼博士 (Dr. Buckman)，他曾對我們說過，他在中國傳教七年，對於中國的文化，略有了解。但是他的好友吳主教 (Bishop Wood) 在中國傳教，住過五十年，中國的經史子集，無所不通。吳主教曾告訴過他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思想，以及宗教觀念，比西方博大精深。他就是受吳主教的啓示而發起這個運動。吳主教是在民國卅八年大陸變色時返美，居住此島，不久以前去世。臨終時的遺囑，是把他的「心」挖出來，用防腐劑保存，等到大陸安全，恢復了原有的面貌時，把他的這顆「心」帶回中國大陸，埋在中國的土地上——漢口。他的遺體就葬在道德重整會的花園內，敬公會領導我們，在他的墓前獻花致敬。

道德重整會是一個不分宗教，民族，膚色，階級等，僅以重整道德為中心的運動，換言之，任何人都可以參加。我想他的用意，是只有用中國所講的「天道」為中心，才能把世界上所有的教派統一起來。它的信條是：「絕對博愛」，「絕對誠實」，「絕對純潔」和「絕對不自私」。每人每天在起床時，睡覺前，以及午睡或其他空餘時間內，必須作廿分鐘或半小時的靜坐，想想過去這一天之內是否有違犯這幾個信條的事體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。博愛，誠實，純潔，不自私等信條不是中國儒教的基本精神麼？會友每天反省三次，不是會子說過的「吾日三省吾身」嗎？巴克曼博士，知道陳立夫先生倡導中國文化，不遺餘力，還多次問過：陳立夫先生為什麼不來？這位老博士，多年前也逝世了！關於信條方面，我曾和他的執行長彼得得浩瓦先生 (Peter Howard) 討論過，並且問他：為什麼要冠以「絕對」二字？他解釋稱：絕對就是標準，沒有標準為何能使人們遵循？但標準必須有絕對性，猶如衡量用「磅」或「公斤」，量長短用「尺」或「碼」，假如這些磅，或尺，或碼，沒有絕對的標準，今天的和昨天的不一樣，或是此處與彼處的不相同，如何加以評估？如何知道自己的錯誤？中國的讀書人不都是「希聖」「希賢」嗎？聖賢就是做人的絕對標準。有聖賢作標準，人們才知道自己是否在軌道上運行。這種解釋，也很有道理。

### 天主教是反共最有力量的教會

因為，宗教思想，與共產主義的水火不能相容，所以共產黨對於各種宗教，才積極的進行迫害，恨不得把它連根拔掉！如強迫和尚娶妻，強迫教徒吃豬肉，和「批孔揚秦」等不一而足。對於數千年來深入人心的儒教精神，雖然用地氈式的清除，但仍是徒勞無功。絕大多數的人，是懼於少數人的淫威，敢怒而不敢言，但終有一天這股力量總會爆發出來，而且是一發不可收拾！現在歐美各國信「天」的國家中，基督教，因為派系過多，團結不易，力量有限。在我看來能發揮較大的力量者，當為天主教，所以我說覺諦固是反共的精神堡壘。其原因：第一、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和教徒人數衆多。除了拉丁語系國家都信天

天主教之外，其他基督教國家中，也有數目可觀的天主教徒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共產國家之內，如波蘭、捷克、匈牙利等國的絕大多數人民，也都是信天主教。第二、天主教的組織，比較嚴密，對於教徒的控制力，或影響力比較大。共產國家之內留下了這麼多的天主教徒，好像是醫生動過手術之後，把縫線的針，丟在病人腹中一樣，是他們的心腹之患。第三、現在的教宗是信奉天主教的波蘭人。他回祖國探視，連共產頭子，也不能拒絕，只得和他虛與委蛇！第四、天主教的適應力比較大，它不是以不變應萬變，而是能因時，因地訂定它的政策，以適應環境。例如允許中國的天主教徒可以拜祖先，這是何等聰明的措施！中國的拜祖先，就是不忘本，不忘本就是「孝」，能孝必能忠，孝子必能忠於國家，忠於社會，愛護同胞。小而言之必是能與他人和平相處的良民，大之必為造福人羣，扶持國家的偉人。所謂「孝為百行首」之意在此。它是中國儒教稱神的重要部分。聽說基督教的中國教友不准拜祖先，相形之下，這是何等不智？胸襟何等的窄狹，而且有消滅他國文化之嫌！第五，天主教與共產黨有很多共同之點，也可以說有很多地方，共產黨是從天主教學來的。用自我坦白，罪己，懺悔等方法洗腦，是從天主教學來的。不過，自我坦白，承認自己的罪過，並表示懺悔等，天主教是在神父面前坦白，而且神父必須替他保密。共產黨則必須向羣衆坦白，而後接受批鬥。方式雖有不同，其目的則一。就是先承認你是有罪之身，再表示懺悔，然後才能從新做人。共產黨則變本

加厲假借羣衆的力量把你關死，不死的話，也使你個人的尊嚴和人格，降到零點，然後是被迫的從新做起。第六，共產黨是「擇目的不擇手段」的。換言之，只要能達到共產主義的目的，不惜採用任何手段。這一點也是從天主教學來的。天主教雖然只是精神的，超政治的，但實際上，它的政治性是很濃厚的。也就是說，只要能達到宣傳教義，和擴張教會勢力之目的，同樣的不惜採取任何手段——應當的或不應當的，正義的或利害的，尊重他國或侵犯他國政治文化的。民國初年，我正當小學生的時候，正是山東百姓燒毀教堂，招致八國聯軍，攻陷北京，趕走了滿清小皇帝，和毒惡無知的慈禧太后之後。各地教會，氣煞萬丈！我們縣內罪犯，刁民，以及打官司敗訴的人，都進入了天主堂。凡是有關教民的事，義大利的長鬍子神父總是直入衙門，看見縣官時，吹鬍子瞪眼的抗議。縣官看見洋人，豈敢怠慢，必俯首聽命。記得我們小學生旅行時，經過天主堂的門口，大家喊叫着罵洋人，還受到老師們嚴厲的制止，深恐惹出麻煩！關於教會干政這一點，我曾和于斌總主教談過，他說這是天主教失敗之處！在抗戰以前，就個人的記憶中，沒有聽說有中國神父，但是大戰結束之後，中國列為四強之一，就有大批的中國神父，主教，甚至於總主教等，同時出現了。天主教傳教的方式，是用網捕魚（聽說基督教也有這種情形），就是說，傳教從家長着手，等到家長信教了，他們的子女也自然是教徒。另外，就是抓緊一個國家的大人物，使其子弟成爲信徒，追隨的人也就多了。信仰自

由應包括宗教信仰，與政治信仰等。一個年輕的孩子懂得什麼是信仰？所以各國中等學校，與小學的學生，不准介入政治。宗教思想，用壓力灌輸在未成年孩子們的腦子裏，應當麼？我以上所說的並不是有意批評天主教會，不過是列舉事實，以證明我感覺到共產黨在宣傳主義，和擴充勢力，所運用的技巧等，確實有些地方是自天主教學習而來的。抗戰前共產黨尚在秘密工作的時候，在某一個學校裏，總是百般利誘一個留學生崇拜的老師加入其黨，同時我們知道某些要人的子女也是共產黨，這些技巧是從何而來？天主教會是一個古老的教會組織，共產黨由馬克斯的思想，到列寧，史達林有組織行動，以迄於今，尚不及百年。共產黨的組織和運用技巧，是絞盡腦汁研究學習，和試驗得來的結果，對於世界上具有悠久歷史，龐大組織和力量的天主教會，豈能不用心研究，而探其長補其短，藉以達到其赤化世界之目的？共產黨運動開始時的口號是，「各盡所能」，「各取所需」，不知道迷惑了多少青年和知識份子。現在事實證明的是，既不能各盡所能，又不能各取所需。試問把土包子老共幹擔任廠長，校長，和醫院的院長，反而使工程師、教員，和醫生下鄉勞改，能算是各盡所能？一窮二白，能說是各取所需？因此現在共產國家的人民，正是感到迷惑，和精神空虛的時候。而共產黨所玩弄的這些花招，又很多地方是從天主教會抄襲而來，梵諦岡當然瞭若指掌。希望教宗保祿二世，向共產國家的教友們，大聲呼喚，把他們已失去的靈魂招回來！（未完待續）